



时代书局

河与流

临河城

1980年代

瓦当

著

成长小说名作《到世界上去》姊妹篇

1970

年代末至

1980

年代初的县城生活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河与流

临河城：1980年代

瓦当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河与流：临河城：1980年代 / 瓦当著. -- 北京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，2015.2
ISBN 978-7-5699-0062-0

I. ①河… II. ①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09976 号

河与流

著 者 | 瓦 当

出 版 人 | 田海明 朱智润

选题策划 | 武 学

责任编辑 | 武 学 张艳玲

装帧设计 | 张俊锋 赵芝英

责任印制 | 刘 银

营销推广 | 赵秀彦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：100011 电话：010-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 |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010-87704412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 | 6.5

字 数 | 115 千字

版 次 |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0062-0

定 价 | 28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远景

- 1 中午...003 2 鼻衄...027 3 远足...034
4 爱情...045 5 盛典...059 6 死亡...068

第二章 中景

- 1 旅程...085 2 行刑...098 3 泉城...110
4 父亲...126 5 蝎子...139 6 来日方长...151
7 轻舞飞扬...162

第三章 近景

- 1 重逢...177 2 特务...185 3 初恋...197

第一章 远景

1 中午

二十年后，一个来自临河城的女孩做了苏百里的妻子。于是，在新婚之夜温软的席梦思床上，苏百里重新经历了那个黏稠多汁的夏天。火毒的太阳炙烤着黄河入海口的临河城，河流吮吸着自己腥气的舌头，苍蝇忙着与苍蝇拍拖，鸡在当街晾晒的酒糟堆里拉屎、觅食。绿树环抱的庭院里，蝉声仍然可以送来甜美的午睡，送来裸体的小仙女和暧昧的恋情。当这名十二岁的男孩从地上爬起来，他的神情为什么如此惶恐不安？

就在少年苏百里午睡的时候，两个小女孩——十二岁的小北和八岁的小西出现在城中心那个名叫“大鱼头”的十字路口，这也是县城唯一的一个十字路口。它之所以叫这个奇怪名字，是因为从河堤上俯瞰，县城的形状就像一条丰头细腰长尾的鲇鱼。这个十字路口就是鲇鱼身上最丰腴的部位。她们是一对亲姐妹，小

北穿着用母亲的旧衣服改造的蓝色褂子，小西穿着小北替换下来的红白相间的花裙子。这是两个穷人家的女孩，但丝毫不影响她们的清纯和美丽。姐妹俩穿的塑料拖鞋都是用穿烂了的旧凉鞋剪掉鞋帮改造而成的，质地坚硬，一路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。而劣质的柏油路面早已被毒日晒得松软，有的地方渗出乌黑的沥青。她们的鞋印因此得以永久地保留在了路面上。直到多年以后，她们仍然能够指着破烂不堪的老街辨认出自己童年的印迹。

“大鱼头”集中了临河城全部的繁华所在，它们是百货公司、副食品商店、银行、电影院、红旗饭店和人民医院。这些单位无一例外地坐落在高高的水泥台子上，直上直下的台阶如同泰山上的十八盘。它们一律的巍峨雄伟，酷似古希腊庄严的神庙或古罗马圆形剧场。姐妹俩首先路过银行门口。银行银灰色的铁栅栏门紧闭着。这是午休时间，通常直到下午两点半以后，才能看见铁门从里面打开。这使得两个女孩误以为银行的人们都是躲在里面睡觉。对于她们来说，银行是一个不易亲近的地方，因此她们对那里毫无兴趣。银行的对面是临河县人民医院，这是一座灰色的庭院式建筑，形状酷似一架风琴。每当大风从鲁北平原上吹来，总能听见它发出低沉缓慢的喘息。“这座医院的肺坏了！”

临河城的人们都这么说。医院油漆脱落的大铁门也紧紧地关闭着，它同样也要等到两点半以后才能打开。这时，门外的泡桐树下横七竖八地坐着十几个等待就医的病人。一个年老的女人昏昏沉沉地枕在树根上，还有一个年轻妇女正忙着给怀里的婴儿喂奶。一个拄着双拐的年轻人低头打着瞌睡，一个白胡子老头松开裤腰，伸进手去捉虱子。最令姐妹俩诧异的是，有一个人裹着厚厚的棉被，一动不动地躺在一辆马车上。这么热的天，他（她）居然一动不动！姐妹俩不由得怀疑他（她）是否还活着。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孩子，匆匆走来，一路呼喊“大夫、大夫”！那声音尖细，带着几分凄凉，几分歇斯底里。小西惊恐地发现：那个男孩淌着鼻血，举起一只手，茫然地望向天空，鲜血滴滴答答地滴到地上。接下来，姐妹两个走过了红旗饭店，红旗饭店的墙上画满了红旗以及举着镰刀、斧头、钢钎的男男女女。红旗饭店的门大敞四亮，一副七长八短的塑料门帘呼啦啦地摇摆着。里面没有一丝动静，也没有飘出诱人的香味。姐妹俩想起早晨这里长达几十米的排队购买油条、豆浆的队伍，情不自禁地感慨：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呀。过了红旗饭店就看见了全镇最辉煌、最雄伟的建筑——电影院的全貌。这座影院直接就是对北京人民大会堂

的缩小、复制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它象征着临河城人民心向北京心向天安门的赤胆忠心。影院前面不大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匹残缺不全的石头大马，它曾经威武雄健、四蹄生风，但自从被人打断一条后腿，斩掉尾巴，掀去底座之后，现在只能像条狗一样趴在地上。影院的前廊由五根巨大的石柱支撑着，在中间的两根柱子上，有着用水泥制成的两排红色浮雕大字。现在，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正用力挥舞着一只大铁锤，狠狠地砸向那些大字。那些字已经残缺不全，念小学五年级的小北和念二年级的小西刚好能够认出剩下的几个字：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命万岁！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行到底！

“他为什么要砸那些字呢？”两个小女孩面面相觑，眼睛里尽是茫然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们心里突然有些害怕，挽着手慌张地跑了起来。

现在，她们来到了十字路口的中心。路口的东北侧是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的大门向西南方向洞开着。大门的两侧也有两行大字，其中有四个字她俩都不认识：

发□□□

保口供给

“这些字会不会也被砸掉呢？”小西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小北摇了摇头。

她们走进百货公司的大门。光线骤然变暗，像从白天过渡到夜晚。她们先把眼睛闭上，然后再睁开，这时才能看清里面的摆设。两排长长的柜台伸向洞穴般的大厅深处，中间弯成一个折角，为的是顺应大门的朝向。大厅里十分清凉，散发着一股油布的气味。小北和小西蹑手蹑脚地走过文具柜台、土产柜台、服装布匹柜台。她们看见售货员们一个个全都伏在柜台上睡着了。但奇怪的是，一种很特别的响声从她们踏进门开始就尾随着她们。

“什么声音？”

“好像有人在说话。”

“人在哪儿？”

她们一起站住，侧耳倾听。那声音忽远忽近，像是有人在偷偷发笑，又像是在争吵。她们又害怕起来。

小北说：“我们肯定听错了，兴许是梁上啃木头的虫子！”

她们单手磨着柜台沿向里走去。木制柜台有些粗糙，一枚木刺扎伤了小西的手，她嘴里发出“嘶”的一声。低头去看，

一滴殷红的鲜血渗了出来。还好，刺没有留在肉里。她嘴角抽搐了几下，忍住没哭。

小北没有留意妹妹的反应，她的眼睛紧盯着柜台里面流逝而过的各种物品。突然，在一个摆满了针线、纽扣、手帕的柜台前，她停了下来。

“就是这里！”

“哪儿呢？”小西从姐姐的臂弯里探过头来张望。

“这不是吗！”小北说着，蹲下身去，用手指着柜台的最底层。小西也蹲下来，她看见一袋袋雪白的樟脑丸整齐地堆积着。

“可是，”小西说，“这里没有人！”

“是啊，人上哪儿去了呢？”两个女孩嘀咕着，回过头去，向四周张望。大厅里空荡荡的，别的柜台上面都有人趴着睡觉，只有这个柜台上一个人都没有。

她们再次听见那种奇怪的声响，而且似乎越来越响。她们互相交换着目光，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。

“我们走吧！”小西说。

“再等一会儿！”小北说。

小西茫然地看着那些樟脑丸，她忽然觉着什么东西在眼前不

住地蠕动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定睛再看：在玻璃柜台的后面，有两个人正纠缠在一起。那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他们的胳膊和腿交错着，像蛇一样紧紧扭曲着，他们的手隐藏在对方的大腿深处。他们的嘴贪婪地吞吃着对方，疯狂地喘息着，像两只正在争夺食物的猪，口涎一直流到了颈上。他们丰腴的肉体涨出了原本就单薄的衣服，仿佛泛滥的河水涨出河床。毫无疑问，那奇怪的声音就是他们弄出来的。

“啊！”小西猛地站了起来，这个八岁女孩的脸突然变得绯红，她的膝盖顶在柜台玻璃上发出“匡啷”一声响。她赶紧低头去看，幸好玻璃完好无损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小北疑惑地问。

“那儿，那里面！”小西的声音有些发抖。

这时候，就听见柜台后面踢拉扑棱地响了起来，一个长着硕大头颅的中年男人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，突然出现在她们面前。

“你们干什么？”这个男人穿着火红的跨栏背心，双手提着裤子，一脸愠怒地望着姐妹俩。

“我们……”两个女孩吓了一跳，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

一步。

接下来，她们惊讶地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女人从那男人身后冒了出来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碎花连衣裙，半只雪白的乳房从腋下滚落出来，身上散发着呛人的香气。她用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狠狠地瞪了姐妹俩一眼，然后转身挑起挂在两个货架中间的布帘，钻了进去。

“我们想买一毛钱的臭球！”小北伸出手去，她的手心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一角钱的纸币。

“臭球？”那个男人心不在焉地反问了一句。

“是啊！”小北说，“我们家的衣柜里生了蛀虫，前几天下雨下的……”

“这里没有臭球！”男人粗暴地打断了小北的话。

“没有？”姐妹两个都纳闷了，“这里不是明明摆着吗？”

“我说没有就没有！”

“这不是……”

“我说没有就没有！”男人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，然后又加了一句，“滚！快滚！再不滚，我就把你们当小偷抓起来！！”

“我们不是小偷，我们什么也没拿，我们只想买一毛钱的臭球，我们家里的衣服柜子生虫子了，我妈让我们来的，不信你去问问她……”小北不依不饶地辩解着。

“我说你们是小偷，你们就是！少在这里啰唆！快滚！快滚！”男人胖头上的血管一跳一跳的，他像轰苍蝇一样挥动着自己的拳头。

小西吓得心怦怦直跳，这个天生胆小的女孩扯了扯姐姐的褂子，“姐姐，我们走吧，快走吧！”

于是，两个女孩惊慌失措地跑开了，仿佛她们真的偷了什么东西。她们看见别的柜台上，售货员仍然在睡觉，难道刚才那个男人那么气急败坏地吼叫，他们一点都没听到？小西想：这些人睡得可真沉啊！

她们重新站在“大鱼头”的中心。阳光几乎是直直地照射在她们头顶，她们的影子像两只小猫无所事事地蹲在她们身后。她们不约而同地回想起半个小时前母亲的唾骂——“你们这两小祖宗就知道闹，不睡午觉就滚出去！”

小北不满地对母亲说：“这么热的天，你叫我们到哪儿去啊！”

她们的母亲想了想说：“这么吧！我给你们一毛钱，你们到百货公司去给我买几个臭球，一毛钱买五个。”

现在，除了回家，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副食品商店。事实上，从她们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，副食品商店就构成了她们心中潜伏的最大诱惑。

她们拾级而上，站到副食品商店门口时，看见门两侧那副龙飞凤舞的红色对联依然十分鲜艳。多年以后，小西回想起来，才豁然明白那不是什么对联，而是伟大领袖的诗句。但当时，她只能辨认出上面的寥寥数字：

四〇〇〇〇水〇

五〇〇〇风〇〇

而不远处，电影院广场上那个人仍然在抡着他的大铁锤，节奏沉闷、单调。银行的铁栅栏门依然紧闭着。一切仿佛被定格了。

副食品商店里也是漆黑一团。她们照例闭上一会儿眼睛，然后再睁开。副食品商店的大厅要比百货公司狭窄得多，迎面的墙上挂着巨幅的彩绘前门、飞马、金鹿香烟，还有茅台酒、青岛啤酒的酒瓶图案。她们两个扫了几眼，却没有看见人。“真奇怪

啊！”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嘟囔着，转身，这才发现门后边连椅上坐着的老七。

“老七，你干什么呀？可吓死我了！”小北嗔怪道。

老七的脸上永远挂着和善的笑容，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小眼大鼻子，脸上干干净净的，不知道是刮得干净还是从来不长胡子。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：腿短身子长，因此他坐在那里就像一个木头箱子，下面支着两根煞黄的木棍。整个临河城的人们，上至八旬老人，下至几岁的孩子，都直呼他“老七”，他也从来不恼。小北和小西的父母这样称呼他，小北和小西也这么称呼。而他的真实姓名却几乎没人知晓。

副食品商店其实有两个人，除老七以外，另一个是这里的头儿。那是一个身材高大戴茶色眼镜的男人，但不知为什么，他很少在店里。人们常年只能够看见老七一个人忙碌，久而久之，人们都习惯地把去副食品商店称为“去老七那里”。

老七的脸色看上去有些不自在，他搓着手站了起来，“你们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，”小北说，“我们转转！”

“你们转转吧！”老七又坐下了。